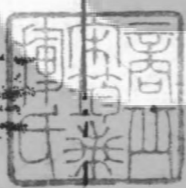


文章正宗卷第二

辭命三

高祖八關告諭

漢元年十一月召諸縣豪傑云云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顏氏曰：抵，當也。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氏曰：按，按也。堵，牆也。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今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按：告諭之。

語則百餘言而暴秦之弊為之一洗，所謂若時而降民大說者也。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二年三月三日董公遮

於是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命為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攻三河。士南浮江。灌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按此率諸侯王擊楚而曰願從諸侯王所擊者項羽而曰楚之殺義帝者猶有左氏辭命遺意

祠祭詔

祠志漢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

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更

待我而具五也廼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祀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

縣為公社下詔云云按是時未為詔蓋追書云

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赦天下令

時方平頃籍社故不言詔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異

其赦天下殊死已下。此祠祭詔及此令才數語而事

今諸吏等遇高爵詔

五月詔畧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

天下已定令歸其縣復故爵四一宅吏以文法教辨告勿得民以飢餓自害大為人奴婢

者皆免為庶人又曰云云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

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謂類氏曰當斷也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刑法志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事景中五年下詔云

云自此以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省之意

定口賦詔二十一年二月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類氏口程法式也吏或多賦以為獻

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

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求賢詔同上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

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

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

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

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

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

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音贊侯下諸侯王御史

中執法下郡守謂此詔令頒行之次第也愚其有意稱

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文氏曰郡守自往遣詣相國

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按高紀

五六今所取此此蓋餘多直書其事故也十二年三月之詔其辭雖文至謂善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

負矣非王者實已之言故不錄後放此

文帝議犯法相坐詔

按文帝以元年十月即除十二月下此詔蓋即

位後第二詔也班氏載於刑法志而史記書之本紀太史公書於高景二紀詔皆不書獨文帝紀九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故也不然則山東老廢扶杖聽詔願見德化之成其可以空言動邪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今犯法者已論而

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

按刑法志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罪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乃除三族之罪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御史云云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臣愚以為如其朕聞之法正則民懋罪當則

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言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

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

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取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

及謹奉詔盡除取律相坐法

蒼有司請建太子詔

元年正月有司請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詔云

云本文無答字今增之後放此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愿志

願氏曰愿快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

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

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樊士季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明

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三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者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按上曰以下疑是面諭有司之語有司固請乃以子啓為太子時帝即位財數月有司之廷白文帝之謙讓中可為後世法

議振貸及養老詔

三月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而莫之省憂服曰沾音反沾孟曰沾音屋檐之檐類曰並通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顏氏曰振起也俗從其非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

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中稟當受鬻者顏氏曰稟給也鬻津

或以陳粟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

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

丞若尉致不滿九十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令列侯之國詔

二年冬十月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氏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明年十一月詔曰前日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舉列侯之國緣侯勃免丞相就國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讀曰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于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音搖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悞下板反。是以設備

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大僕見馬漕財足。顏氏曰遺留也。不當餘皆以給減留纒足充事而已。

傳置顏氏曰傳張懸反。置者置驛傳之所。
除誹謗法詔五月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顏氏曰高后元年除妖言令。今

此又有詆言之罪。異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詆妖同。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

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顏氏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莫連反。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

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觸也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勸農詔是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之廟案盛九月遂

下此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按此議起於賈誼一詳見後

勸農詔二十二年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

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明年六月詔曰農天

下之本務莫大焉今謹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按文帝即位十二三年間減租稅半者一後世人主未有能及之者豈非躬行節儉之效歟按此議起於晁錯詳見後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詔上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三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由實之道未備也

其遣謁者勞賜三者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
廉吏三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閭民所不便安
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
道民焉

除肉刑詔

十三年五月刑法志云詔太倉令淳于公

有罪當刑詔獄遠繫長安其少女
紆紫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入為官婢以贖
父刑罪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口云云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
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血康曰黥劓二刑左
右趾合一九三也而
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
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

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
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
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
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
年而免具為令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
敬奏言云云制曰可

增祀無祈詔

十四年春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
彌長以不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
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
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

釐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按十三年夏詔曰蓋聞天百官之非皆由朕躬今祈祝之官移過於下以敦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文帝過則自歸福則眾共古帝王用心也

議佐百姓詔後元年三月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

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顏氏曰度謂量計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顏氏曰未謂工商之業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顏氏曰散也音糜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

與匈奴和親詔後二年六月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顏氏曰夷狄荒服故曰四荒封圻之內勤勞不處

圻亦畿字不
處不獲安居

二者之外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
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
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
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
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
相望結轍於道。韋氏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以諭朕志於單于。今
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
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
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遺詔二年夏六月帝崩于未央宮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蘇氏曰始生曰萌靡不有死。死
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
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
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
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
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
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
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
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六年得
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顏氏

曰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其令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耳

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

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漢詔作

也跌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哭無發民哭臨宮殿

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名各十五舉聲禮畢罷罷

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已下謂下掖服六紅十五日

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氏曰當言大功小功布

與功同文帝自率己意為之非有他不在令中者皆

取於周禮何謂以日易月乎

以此令比率音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

川如其故毋有所改按文帝此詔乃知喪之始也然

也可錄此而知其喪乎又高帝無遺詔景武以後亦不復有蓋特出帝意而非故事也觀其辭非知死生之說者不能熟謂帝不知學乎

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元年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

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直救奏武德文

始五行之舞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

臨天下用關梁不異遠方除誅謗去肉刑賞賜長老

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奢欲不受獻罪人不帑讀與

蘇林曰刑不誅三罪不私其利也除官刑出美人重

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

大...

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其懼焉其為孝文皇帝立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其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高皇帝廟宜為為帝者立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徙民寬大地詔元年

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饒陬無所農桑數畜顏氏曰饒謂饒壅壅謂壅也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

寬大地者聽之

頒繫老幼等詔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

鞠繫者頒繫之

顏氏曰頒讀曰容寬容之不桎梏按刑法志云三年下詔云云至孝宣元

康四年又詔諸年八十非詔告殺傷人他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無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讞獄詔後元年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

令治獄者務先寬

顏氏曰假令讞訟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過失

令二千石脩職詔

後二年四月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

顏氏曰

讀曰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

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

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

下務農蠶素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農毋暴寡

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

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

萬民

李曰今食苗根

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

李法

新也顏氏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

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

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

知朕意

禁采黃金珠玉

詔

三年正月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

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

也其令郡國務勸農及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

若取庸采黃金珠玉有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

罪

武帝復高年子孫詔

建元元年四月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者父老。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臣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臣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鬻法。粟以爲廉鬻鬻鬻之六反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赦鴈門代郡

公孫叔出代公至龍城獲首屠

平北將軍元光六年匈奴入上谷殺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

輒代郡將軍赦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文氏曰少吏小吏也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聞衆庶陷害欲刷恥改行復奉正義厥路無繇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元朔元年十一月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氏類

曰加惠耆老之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

進民心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

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

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

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

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

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廼加九錫不

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卑矣夫在下

周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

年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自勸善黜惡也今

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

於弘無

於弘無

於弘無

於弘無

於弘無

於弘無

於弘無

於弘無

於弘無

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

進民心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

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

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

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

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

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廼加九錫不

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卑矣夫在下

周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

年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自勸善黜惡也今

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

於弘無

於弘無

於弘無

於弘無

於弘無

於弘無

於弘無

於弘無

於弘無

風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

封丞相弘詔

元朔三年十一月弘代薛澤為

於弘無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

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

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城之平津

鄉戶六百五十戶封丞相弘為平津侯

其後以為故

報公孫弘詔同前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禍右武未有易此

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

令禮官勸學詔 五年六月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顏氏曰方道也，聞博聞也。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遺興禮，以為天下先。顏氏曰舉遺逸之文而興禮樂。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

正公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負文孝者益廣

遣謁者巡行詔

元符元年四月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

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憺，懼日者淮南衡山

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誅心憺懼日者淮南衡山

誘也音如戌亥之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

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

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墮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

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

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

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
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無贅聚顏氏曰即就也各遣就其
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

遣博士循行詔 元狩六年六月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未衆又禁兼并之塗
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期音暮甚
有餘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
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擣
處吏因乘執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
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

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使
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
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姦猾為害野
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丞相御史以
聞按食貨志今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皆以與利而楮大等之出亦為舉兼并之徒是時張湯方用事蓋其所建請也而此詔乃以存問鰥寡舉獨行君子為之辭豈其誠哉存此以見武帝詔令大抵出於空文非高文比也

遣博士循行詔 元鼎二年九月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
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

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燒草下水種稻草與

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

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

救飢民免其危者具舉以聞

察茂材異等詔元封五年四月名臣文武欲盡詔云云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

里顏氏曰蹏蹏也奔蹏謂乘之即奔立則蹏人也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名晉氏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夫泛駕之馬跣弛之士亦在御之

而已顏氏曰泛駕泛覆也音方勇反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蹏者蹏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

度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

國者

止田輪臺等詔西域傳自武帝初通西域置

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馬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

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

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雖刀貴黃金采繒

可以易穀食且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

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斤候屬校尉事有便

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徒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

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焉孫為便臣謹昧死請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類氏曰每口是重增三十錢也

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由輪臺輪臺西於車

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氏曰開陵侯匈奴降者危須尉

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

又自發兵凡數萬人土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

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音副漢軍破城食

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

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

起張掖不甚遠然尚無所留其後類氏曰斯留言其前不相遠及也

斯音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

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若馬與也又漢使者久留

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

卿大夫與音預謀參以著龜不吉不行廼者以縛馬書

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廼至郡

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

哉或以為欲以見彊類氏曰見顯示也夫不足者視人有餘

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氏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云云何可久也言匈

不如破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

著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

將於輔山必克類氏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卦諸將貳師最

吉故朕親發貳師下輔此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
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果匈奴使
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
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
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
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
田輪臺欲起亭障去後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
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
侯之賞以報忿立伯所弗能為也按大鴻臚不知為誰當考且匈奴
奴得漢降者常搃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

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虞肉為利萃善而逢
火之失亦上集不得類氏曰言邊塞有關出逃若之

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既不上善有降者來及當

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馬復因養

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

方略補邊狀與計對按此武帝悔過之書也其事有

送匈奴使者三明明封侯賞以報忿四方帝志盛氣壯

時帝之齒已六十九雖從義弗早然漢家社稷幾危

而復安實有賴焉方諸呂刑秦誓蓋彷彿其遺意云
又食貨志言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為富
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

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即此時事云餘見西域傳贊

昭帝令民毋出田租等詔始元二年遣使者

者秋八月詔云云

往年災害多今年苑爨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

民出今年田租四年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

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元鳳二年六月詔曰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與馬及

苑馬臣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飲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救粟常賦三年春正月詔曰廼

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

郡受平者勿收責六年春正月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救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

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賦元平元年減漕耕桑者益衆而百姓

賦賦錢有司奏請減漕三上計之故是時霍光用事修孝文之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而詔辭又皆簡所可為不事空文若有其事而無其辭者如始元

元年遣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免失職者二千三月振貸種食五年夏罷

天下亭毋馬及馬弩關八年二月議罷鹽鐵權酷秋七月罷權酷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元鳳四年春正月

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二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凡此皆與民休息之事也

魏相之所條奏者其殆此乎

宣帝議孝武廟樂詔本始二年五月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

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羗昆明南越百蠻鄉

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

塞宣房符瑞應窳暑非出百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

而朝樂未稱其議奏有一可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

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

置廷平詔刑法十四云武帝時張湯趙禹之屬

則傳生議所欲則予死比宣帝自在閭闔而知其若此及即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上深愍焉下詔云云

閭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

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

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貲四

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

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王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心

地震詔四年三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

之上未能和羣生迺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

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

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一云博問經學之士毋有

所諱今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

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

賦大赦天下上以正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按漢

出於誠意此後外也

霍光詔地節三年三月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
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三公諸侯九卿
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安寧功德茂盛
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

蕭相國是時先薨

爵正成詔三年三月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
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後詔使丞相御史

守丞加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億
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

罷車騎等屯兵詔三十四年十一月

廼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而有能箴朕過失及賢
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朕
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
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屯將
軍屯兵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十月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暉不念慮萬方不忘元元
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履載
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二人

有喪者勿繇事詔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喪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類氏曰徭事謂役使之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五月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類氏曰誠愛結於心仁厚之云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

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減鹽賈及歲上繫囚詔九月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聞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實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又曰今甲死者不可生如氏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類

氏曰若今之第一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

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瘦死獄中瘦音何用心

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答若

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類氏曰

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
最元要之首也課居先也

博舉吏民詔元康元年八月

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
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
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按宣帝此詔最為知本然
未聞當時有能舉其人以

副上意
者惜哉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二年五月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
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
持巧心析律貲端深淺不平顏氏曰析分也謂分破
律條妄生端緒出入

人增辭飾非以成其罪表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
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
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
使韋氏曰厨謂飲食傳謂傳舍顏氏曰使人及越
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過者過度之過越
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
出今年租賦

封海昏侯詔三年一月

蓋降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祭而不殊顏氏曰祭
也當明於仁
恩不離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

六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

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

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遣

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

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歲以下當鞠繫者頌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云

云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歲賊即殺人及

報張安世詔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

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

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

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親奉祀詔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

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

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

益小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

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若食一

斛則益五斗

褒黃霸詔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

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高第揚州刺

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若官賜車蓋

章有德後徵為京兆尹坐乏軍與貶秩有詔

歸潁川太守言以八百石君治如其前前後

八年郡中愈於是時風皇神爵數集郡國穎

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美者下詔稱揚云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
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
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由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
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關內侯黃

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
田皆以差賜爵乃高

郡國等勿行苛政詔五鳳二年八月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
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
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
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客禮待四平于詔二年正月

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
北藩臣朝正月朕心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

之位。在諸侯王下。

按此蕭望之之議也。事見後。

戒不桀。毋效邪詔。黃龍元年正月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安平。其德弗可及也。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竹仲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從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察為意。朕將何為。請

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

張氏曰。先是武帝以甲度不足。或奉使出。不受奉。祿自省。

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按舊說。以為宣帝平時尚嚴。至黃龍初。熟知治

體始務行寬大。今玩其辭意。正謂吏不禁姦邪。縱釋有罪。為非。而欲察計簿之欺謾。非實者。乃是欲加嚴耳。非真務行寬大也。

元帝遣光祿大夫循行詔。

初元元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丞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後。招顯側

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虐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議律令詔刑法志云宣帝建廷平獄刑號為平矣時鄭昌上疏言不若刪定律

令宣帝未及修正元帝初立乃下詔云云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仰山南將明之才不能因時廣立明制為一代之法不徒摘據微細毛與

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按史氏之說如此則元成雖有此詔徒文具而二施行之實云

宮館希御者勿治詔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飢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類氏曰帝自謙言不居室其令諸宮館

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按元

帝詔令為一而一者甚眾然恭顯用事朝無善政豈能使民實被上澤今特存一二不盡錄也

罷擊珠珩詔

珠珩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蓋

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使覲之。不欲勿彊。

其事見後
賈捐之議

災異赦天下詔 二年三月

蓋聞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燿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

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毀壁木飾。壞敗獠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命。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治有大勸。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按元帝之詔。因災異而下者亦多。今不悉錄。

報貢禹詔 初元二年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

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父
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
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
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辦護生家雖百子
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
自輔

賜蕭望之爵邑詔宣帝疾太子太傅望之受

位數宴見言事申書令弘恭石顯及與權

後數月制詔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

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

中朝朔望坐次將軍

天子方倚以為宰相會望之
子及上書訟望之前事恭顯等
白望之教子上書歸罪於上教召望之望之乃自殺
元帝無剛明之德故一不能終全師傳之恩後世人主

所當
戒也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六月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繇與間者陰陽錯謬風雨

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

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媮與朕甚閔焉永惟丞庶之

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官

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

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每有所諱有司勉之母犯四時
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
者衆或進擢召見
人人自以得上意

赦天下詔永光元年三月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
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而
吉士雍蔽雍讀曰雍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
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
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貧種養如貧民賜
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

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無寡孤獨高年帛

條責丞相御史詔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
無光上以詔條責丞相十

定國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
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
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
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
對母有所諱定國
上書自劾歸侯印
安車駟馬罷就第

議罷郡國廟詔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
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

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
議亦及施行永光四年乃下詔先罷郡國廟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
初定。遠方未賓。而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
民之全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
貊貢職。父尊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
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
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

等七十人。皆曰宗無修奏。可詳見後。

廟在那國者。宜韋玄成等議。

議廟禮詔

世不毀所祖宗之重

能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止親廟四。祖宗之廟。萬公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

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十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一人。奏議以為高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為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云云。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
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
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
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
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
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

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
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
其正禮儀玄成等奏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奏可詳見後

赦天下詔二年

蓋聞唐虞象刑而不犯殷周法行而姦軌服今朕
獲承高祖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求惟百姓
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晦昧元元大
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
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為民
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

日食舉茂材賢良詔三月

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惟陰陽不調未
燭其咎婁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
中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
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正
氣湛掩日夕奪光廼壬戌日有食之天見大異以戒
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
之士各一人

赦天下詔六月

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云
成功困於饑饉云以相救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
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

赦天下詔四年二月

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燭理百姓屢遭凶咎加以邊竟
不安師旅在外賦歛轉輸元元騷動窮困三聊犯法
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繩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
下所貸貧民勿收責

日食求直言詔六月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

朕暗于大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
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李氏曰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
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
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廼六月晦日有
食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
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求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
意無有所諱

初陵勿置縣邑詔十月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
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

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庫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議封甘延壽等詔建昭四年春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其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勤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

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關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

治詔公卿議封焉事見後劉向請封甘延壽等事中

赦天下詔五年三月

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宗廟兢兢業業匪敢懈怠德薄明暗教化淺微傳不云乎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
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
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
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
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

文章正宗卷第二

